

+ 青春就是可以生活在干净的阳光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吧。
你的眼睛清澈见底，如同平静的湖。映出这般干净的我，好像天使。

小汗 / 著

医学惊悚开山之作

Doctor Duming
医生杜明

作家出版社

医学惊悚开山之作

Doctor Duming
医生杜明

小汗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医生杜明/小汗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8
ISBN 7 - 5063 - 3362 - 7

I. 医… II. 小…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7595 号

医生杜明

作者: 小 汗

策划: 薛 莲

责任编辑: 启 天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8.5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362 - 7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CONTENTS

目录

1

>>

医生杜明一

——没有人是干净的\ 001

2. 医生杜明二

——哥哥\ 049

3. 医生杜明三

——手语\ 107

4. 医生杜明之

心脏偏右

菊开那夜\ 157

5

>>

医学院里的鬼

一、老二床上的内裤\ 175

二、老大的苹果\ 178

三、老八的梦\ 182

四、老五的篮球\ 185

五、老六的毛巾\ 189

六、老三的诗\ 194

七、老四的胡子\ 202

八、老七的风筝\ 210

九、杀人光盘\ 218

6

>>

医学院里的人

一、鸟\ 227

二、兔子\ 232

三、鼠\ 237

四、猫\ 244

后记：小汗的 120 天\ 251



..... **医生杜明一**
—— **没有人是干净的**（本故事纯属虚构）

你的眼睛清澈见底，
如同平静的湖。
映出这般干净的我，
好像天使。

你的眼睛清澈见底，如同平静的湖。映出这般干净的我，
好像天使。

壹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干净的。

张倩说这句话时一直盯着我的眼睛。风从我们身边吹过，她的头发飘了起来。

那一年，我正好二十岁。

张倩是我的师姐，对我说这句话时也是我与她的第一次见面。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躺在宿舍的天台上百无聊赖。师姐说当她爬上天台第一眼看见我时愣了很久。天蓝色的牛仔裤，橘黄色T恤。一个长腿男生躺在天台上那张没有椅背的长椅上歪着头望着天空，两只光脚架在天台栏杆上，就像是个淘气的孩子。师姐几乎每次给我来信时都会不厌其烦地写到那个场景，然后每次也都会不厌其烦地问我：师弟，你还记得我那时的样子吗？

师姐当时的样子？我早就想不起来了。因为我完全是被师姐吵醒的，好半天还只是盯着师姐的胸前看，师姐笑了。

喂，很大吧。

嗯，我有点脸红。

呵，只要是男人第一眼都会看我的胸，看来你是正常的男人。

师姐是我从小学到大学，听过说话声音最好听的女孩子，也许是因为她是第一个让我注意的女孩吧。师姐笑时嘴角轻轻上扬，每句话的尾声都会轻轻拉长一些，却又不像一般女孩子的嗲声嗲气，听起来是那么舒服。似乎那张小巧的嘴巴里时刻都会有魔法出现。

你是九几的学生？

九六麻醉的。

哦，大二了。那你应该知道我吧，我是九四临床的张倩。



的确，我听说过这个名字。为了这个名字，我再次仔细看了看她那张充满魔法的嘴。

怎么了，我嘴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很漂亮。

你应该知道我们学校的男人都怎么谈论我的吧。

嗯。

怎么说的？

说是九四临床的张倩只要十元钱就会给你一张嘴。

哼，果然如此。

师姐抬腿跨过天台的栏杆，双手向后拉着栏杆，身体前倾做出飞翔的动作。她的头发垂下来，盖住了她的脸。下午三四点钟的阳光打在她头发上，映出醉人的光晕，我不禁痴了。过了好一会，她才抬起头仰望着天空。

喂，小师弟，怎么下午没有课吗？

有，局解实验课。

为什么不上？

实验室里的标本还有那一堆堆的尸体都太恶心，看上去很脏。

很脏……师姐重复着，然后转过头看着我的眼睛。

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干净的。

贰

我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抬起头就看见了王瑶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
杜大麻醉师，你又在工作时间睡觉了。

我没有理她，揉了揉被自己脑袋压麻的胳膊，从上衣口袋中拿出手机。

喂……

原来是我大学时同寝室的同學，我敷衍了他几句。他好像没有想到毕业一年多不见，我还像原来那么冷漠。大家沉默了几秒，电话一端的他突然很神秘地说：

杜明，你知道吗？九四临床的张倩，就是留校的那个，在上个星期自杀了……

手机掉到了地上，电池与机身分成两半。我低下头去捡手机，手挥了好几下都抓不住就在眼前的手机。王瑶坐在办公桌上惬意地摇着她那对长腿。

哟，怎么了杜麻？是谁的电话让你这么失魂落魄呀。

你再过来一点，我告诉你。

王瑶冲我这边低了低头，把耳朵轻轻向我凑了过来。

这样行了吧，你说吧。

其实，我想告诉你，从这个角度我正好看到你的胸罩，是粉红色的。
讨厌！

王瑶一下子直起身，眼睛却还是弯弯的。

师弟，你在看什么书？

1975年日版法医学。



师姐皱着鼻子看着我。

干吗看那么奇怪的东西。

挺有意思的，我现在大概可以知道有多少种方法可以杀死自己了。

杜明，你真奇怪，你不像学医的人。你知道我是怎么看我们医学院里的男人吗？

被福尔马林泡过的鼻涕虫吧。

什么？

福尔马林泡过的鼻涕虫。

鼻涕虫？！哈！

师姐笑了，她笑起来很美。师姐似乎很喜欢和我聊天，因为自从第一次见面以后，我就经常会在宿舍天台上遇到她，她也总是一副“就知道你会在这里”的表情。但我们的聊天也只限于在这个天台，每次在教学楼走廊遇到师姐，她都装作不认识我一样与我擦身而过，而我也懒得打招呼。

也许师姐认为这样对我好吧，因为师姐是我们医学院近二十年来少有的风云人物，全校上下近千名男生几乎没有人不认得她。在我刚刚入学时，就有各年级的学长奔走相告，九四临床的张倩是个骚货。据说她与无数男人上过床，甚至包括系里的老师。院里每次有重要访客，张倩都会过去作陪过夜等等。张倩这个名字几乎每晚都会出现在医学院男生寝室的睡谈会中，我们寝室也不例外。我每天晚上都在听着上铺的家伙说着不同版本的张倩与男人在床上的细节。最离谱的是听说九五级的一个家伙晚上手淫时曾经忘情地喊出了张倩的名字，还说很多男生托女生宿舍的人去偷张倩的内衣。唉，不知道真正贱骚的人是谁。

但这所有种种其实也只都限于传闻，因为师姐美得实在很有威慑力，好似冰雕的面容虽然一直吸引着无数男人但也同样摧毁了无数男人。尽管传闻不断，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说自己从张倩床上爬起来的男人。所以在医学院里无论男人与女人在师姐的身影后也只会说一句，看，就

是那个婊子，张倩。

喂，师弟你说怎么死适合我？

那时正值深秋，柳叶一片片在风中飘舞。师姐穿着高领薄毛衫，深色小格到膝短裙，长发过肩，不涂口红的嘴唇显得有些苍白。

上吊吧。悬挂在柳叶纷飞的树干上，身体随着柳枝摇摆。头发盖住整个脸盘，双手自然下垂，像是一个木偶，会很美。

杜明，你真说得出口呀。不过，这种死法我喜欢。

师姐，你知道上吊方式有多少种吗？

杜……明！

叁

杜大夫，你流了好多汗，没有关系吧。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拿着硬膜外针的手开始发抖，又没有扎进去。每次当硬膜外针刺入硬膜外时瞬间的落空感从我的指间传到我的身体总会让我有心悸的感觉，就像让人恐惧却会伴着莫名的快感，可是今天我却找不到这种感觉了。王瑶在一边紧张地问我，她的目光让我无法集中精神，那样的目光我曾经见过。

王瑶今天是台上护士，她还没有去洗手。身上的那件经过无数次高压消毒的无菌衣有点小，将她的身体绷得紧紧的，让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王瑶拿出一块无菌棉，小心地伸过手来擦着我额头上的汗。温柔地说：



别紧张，杜明。

王瑶，帮我把主任叫过来吧。

主任消完毒，从我手上拿过硬膜外针，坐在了病人旁边。我深深嘘了口气，回头看了看一直盯着我脸瞧的王瑶，然后冲她笑了笑。走出手术室我就一头倒在了休息室里的床上。

这么说来，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师姐的信了。以前她几乎每个月都会给我写信，但我却很少回。我总是每次收到信以后第一时间里打电话回去。师姐留校做助教，每次把电话打到宿舍楼，等待师姐从她的寝室走到传达室这段时间里，我都感觉世界好像突然静下来，自己似乎置身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那里只剩下我与我手上的话筒。然后从话筒里一点点传来塑料拖鞋敲击地面的声音，随着那声音慢慢清晰，我置身的那个空间也越来越开阔。直到听到师姐那声带着喘息的“喂”时，我才又重新回到了现实。

我问师姐为什么不配手机，每次都要在那间老宿舍楼里跑来跑去的。

师姐笑笑说她不喜欢。她说最喜欢自己躺在床上时突然听到门上的小喇叭里传出一句“张倩，电话”。

每次听到有人这么叫着我名字，我就感觉自己还活着。

师姐说完这句话就沉默了起来，我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我和师姐的电话总是这样草草了事，她从来不问我什么，我们也从来不谈各自的工作，因为都知道彼此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在上学的时候就都清楚的。

师姐一点都不善谈，有时话语简单得让人感觉像个小孩。即使在信里也是如此，一成不变的稿纸，简单的语言。里面既没有美丽的幻想也没有精彩的人生感悟，这多少与她的美丽不成比例。她在信里说得最多的就是四季变化和以前与我在学校里相处的日子，全都是零零碎碎的琐事，有时看过她的信我都不知道她想告诉我什么。不过师姐几乎每次在信的结尾都会说，她在大学里惟一值得回忆的就是认识了我。

我在电话里问师姐，我到底在她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师姐沉默了好久才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

干净，很干净。

肆

沉沉地睡了一天，感觉身体好像还不是自己的一样。来到医院，看见王瑶一个人坐在窗台旁边，神情有些怪怪的。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她却猛地甩开，大口喘着气看着我，鼻翼一张一合，她哭了。

我以为我吓到了她，问她怎么了，她挣开我的手跑了出去。等我从主任那里出来，想再找她时却发现她已经回家了，原来她昨天夜班。我没有多想什么，拿了点东西就离开了医院，我跟主任请了一天假说是回家准备研究生报考的事情。

我们学校离家里不到一百公里，骑摩托车三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师姐总是很奇怪为什么我在学校时每个周末都不回家。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家离学校更近，你干吗还要住校呢？师姐哼了一声却不回答，然后又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

很奇怪，我是惟一可以顶师姐嘴却又不让她生气的男人。师姐有一次对我说，杜明，你知不知道你有种魔力，让人很想接近你。你长得很端正，笑容还这么可爱，特别是你的眼睛，清澈得可怕，看上去是那么干净，让人感觉十分舒服。如果不是你喜欢装酷，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你的。

师姐一边说一边向我的脸凑近，她的手指顺着我的眉毛沿我的脸的边缘向下画着。她的手指纤细，指尖冰冷仿佛水滴在我脸上划过，最后



停在了我嘴唇上。她的气息吹到我的脸上，有很浓的酒精味。这让我开始脸红，师姐的嘴唇微张，露出两个可爱的兔牙。就在我们的嘴唇要接触的那一瞬间，她推开了我。那是我与师姐仅有的几次近距离接触之一，却让我心悸至今。

我到了学校，把摩托车停在了图书馆门口。那幢老宿舍楼在图书馆旁边显得十分的破落，这就是当初陪我度过几年大学生涯的地方。因为有了新宿舍楼，这幢楼就成了年轻、未婚的留校老师宿舍。也就成了一只陪伴师姐走到生命尽头的地方。

哎，你找谁呀？

王姨，我是原来九六级的学生，我想找 406 的张倩。

老太太听完，猛地抬起头，摘掉眼镜使劲地看我。然后从传达室走出来，把我拉进了屋子。

我想起来了，你是这儿的学生。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怎么了？我明知故问。

张倩她死了。

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可是心还是像被锤子敲击一样疼痛。

怎么会呢，前段日子还和她联系过呢。

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对了，同学你和她很熟吗？这一年很少有人找张倩的。

没有，只是原来是同学。这次正好有事回来就顺便想来看看她。我能去她寝室看看吗？

不行呀，她那屋子是两个人的。同住的那个女孩嫌有点晦气，已经回家了。这个周末才回来呢。

哦，那好吧。那我以后有时间再来吧。

我走出宿舍楼时回头问老太太：

王姨，张倩是怎么死的？

自杀的，上吊……

我的头沉沉的，汗水顺着额头向下流。和手术时一样的感觉——眩晕，我扶住宿舍旁边的柳树，不停地呕吐。

校园里还是一副死气沉沉的老样子。即使又增添了几幢新楼，却依然有着挥之不去的腐烂的味道。

伍

师姐，你听到风声中怨灵的哭声吗？

怨灵？

嗯，所有被我们杀掉的白鼠、青蛙还有狗的灵魂，那些因为得不到埋葬而不能转生的尸体的灵魂都在我们学校上空盘旋呢。

是呀，不干净的学校。

师姐衡量事物的标准很奇怪，只有干净与不干净。我和她坐天台上看远远地看着地面，有时我们也会评论在地面上来回蠕动的芸芸众生。被我评论的人林林总总，在师姐眼里却只有一种人——不干净的人。我指长相漂亮的女孩子，她会很快地说，眼神不干净。我让她看帅气的小伙，她也说那样的扫帚眉看上去就不干净。

那你眼里有谁是干净的？

你！

师姐不假思索地说，但却马上又躲开我的目光。

那师姐你自己呢？

师姐低着头不回答。



师姐，你看那个人呢？

师姐看了一眼，然后我们俩一起吐出一句：

垃圾！！

那胖子就是我们学院解剖教研組主任，后来成为师姐领导的王连举。

王连举的卑鄙全校皆知，活脱脱是金庸笔下的岳不群。他年年担任新生的解剖学讲师，听说他年年靠考试赚学生的红包钱就达数万元。但总有人就算送钱也难逃他的魔爪，因为他在课堂上很明白地跟我们讲过，他评分标准完全看他自己，不顺眼的就给不及格。谁拿他也没办法，院里明知道他这样却一直不敢动他。没有人知道他与院长是什么关系，也没有人可以被他看中而逃脱，而我最后能拿到毕业证书可谓奇迹中的奇迹。

在大一刚开学的第二个月里，我就把系统解剖学教科书隔着五张桌子扔到了他脸上。王连举为人委琐，讲课时总针对解剖书中的东西用一些露骨的问题为难女生。当时在我们那间一百二十多人的大教室里，一个女生站在那里被他的问题问得面红耳赤、手足无措。他却不依不饶，眼看那女同学就要哭了，我顺手把书扔了过去。

有完没完，你是讲课还是性知识问答？

也许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敢这么对他，站在那里尴尬了好一阵，然后从地上捡起我的书。

你是九六麻醉的杜明吧，我记住了。

后来我在学长那里听到了王连举的种种可怕，但我也没有在意。就这样第一学期我系统解剖学考卷离奇失踪，我的成绩当然也被认作不及格。接下来，补考也如我预计的一样不及格，于是我的系统解剖学被“大挂”。师姐听到我说这些时歪着头看着我的眼睛，说真想亲眼看见当时的情景。

当时的你一定很帅吧？对了，那个女生呢？

我挺奇怪地说，谁知道，以后我就很少上课了。早就忘了是谁，反正不是我们班的。

师姐笑得花枝乱颤，好好的一个英雄救美，被我们杜明装酷弄丢了。

也许那个女孩早已经爱上你了呢。

女人就是喜欢这种幼稚的幻想，师姐也不例外。其实我很喜欢师姐的笑，那么纯真，完全没有传闻中的样子。每次看到师姐笑时我都有想问她关于那些传闻的冲动，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师姐毕业后决定留校时，我惊讶了好久。因为她要留到解剖教研组做助教，而且就是做王连举的助手。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师姐告诉我，既然不喜欢当医生，就留校好了，落得一身轻闲。

那也不用当那个老王八的助教吧？

她拍拍我的脸，学校只剩这一个位置了。而且你最后补考时系统解剖学不也及格了吗，至少王连举也给你毕业证书了，这已经很难得了。

我无话可说，想了想才对师姐说，师姐，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许愿。为了师姐你，我对阳光许愿。王连举那个混蛋会在师姐工作之日自动消失。

师姐猛地在我脸颊上一亲，杜明你真可爱。可是在她转身时却有一颗晶莹冰冷的东西落在我嘴唇上，是咸咸的。

陆

我在手机里找到给我打电话的同学的电话号码，他接电话的时候多少有些感到意外。我问他知不知道张倩自杀的原因，他说他也不清楚，听说公安局也查了，但是张倩平时一直都一个人，就连她父母都不知道自己女儿的事情。而且从种种迹象看都是自杀，所以当天就结了案。我“哦”了一声，那朋友开始有点兴奋。